

大学生幽默话语中的社会性别建构

唐贡如,胡剑波,王利君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生理决定论把性别看作个人的基本属性特征,而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性别不是个人的属性,是由社会建构的。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探讨大学生社会性别差异在幽默话语中的特点,发现大学生在幽默话语中的社会性别建构差异比较显著,男大学生更倾向于使用权势功能的幽默话语建构其身份,而女大学生更倾向于团结功能的幽默话语。

关键词:幽默话语;社会性别;建构

中图分类号:H0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7)04-0096-05

语言和社会性别的研究一直为一个交叉学科的研究,涉及交际、语言学、人种学、社会语言学、历史、文学研究、心理学和哲学等各个领域。我们可以把社会性别作为一种制度来认识,更可以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来了解,社会性别概念也只有用于特定条件下的具体分析才有意义。很多研究者总结出在话语风格上存在着深远的社会性别差异,他们认为女性在话语风格上倾向于支持性,而男性在话语风格上偏向竞争^{[1]89-101}。其中,很多研究采用定量研究,同时研究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更多倾向于批评性。Deborah Cameron 认为只考虑男人做 X 和女人做 Y 在本质上就是错误的,对语言和性别关系的研究更倾向于情景的和动态的角度^{[2]28}。同时,幽默话语作为一个比较独特的话语模式逐步在语言和性别的研究中兴起,成为性别研究的重要对象^[3]。因此,本研究以大学生男女幽默话语为研究对象,阐释在幽默话语中社会性别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动态过程而非静态的过程,并讨论大学生在幽默话语中的社会性别表现形式和特点。

1 幽默和社会性别建构论

语言和幽默的研究历史较为悠久,有一定的研究成果。然而,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幽默研究。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语言学才在众多幽默研究中占据重要位置,逐渐地从社会性别角度对幽默话语的研究也日渐增长。Lakoff 在她的很有影响力同时又很有争议的论文中列举了构成语言表达的“女性语言”,她其中的一个研究是“女性不说笑话”^[4]。很多研究者尝试解释那个“事实”,即女人不使用幽默。Grotjahn 提出,女人不说笑话是因为对她们来说笑话是一个攻击性的行为^[5]。Kramarae 指出,女性很有可能认同男性的幽默,而相反男性却不大认同女性的幽默^{[6]52-63}。此时期的研究大多只是罗列性别差异,强调把话语中男女性别的差异作为现象研究。而近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不再只着重罗列性别差异现象,更多的是采取作为一个社会建构主义者的姿态。

生理决定论把性别看作作为个人的基本属性特征,而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性别根本不是个人的属性,而是由社会建构的——一种组织互动和控制权利与资源所属的涵义体系,男性和女性在这个体系当中建构自己的社会性别^[7]。West 和 Zimmerman 提出的“性别表演理论”反映了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他

收稿日期:20161115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15C0563);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XJK011BJB006);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13YBA396)

作者简介:唐贡如(1979-),女,湖南湘潭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

们认为性别是一个很显著的社会和认知范畴^[8]。社会性别被概念化为一个动词而不是名词^[9]。社会建构学者认为男性和女性不会只限定为某一种语言风格,而是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使用不同的风格。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两性行为的差异以及性别差异导致的不平等看似是自然的结果,其实它们都是人为建构的^[10]。建构主义者鼓励社会性别研究者们不要只着重把自然性别差异放入到研究中来,相反应该是研究男子气质和女子气质在话语中是如何建构或者相互抵触的。

幽默不是社会性别建构的最重要的因素,但也绝对不容忽视。Bell 指出,不同背景中幽默话语功能的使用是丰富人们交流的重要因素^[11]。幽默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能建构个人和群体的身份关系,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幽默研究学者的普遍认可^[12-14]。Dyck 和 Holtzman 初步证实带有侵略性的幽默更受男性欢迎^[15]。甚至有来自英国的医学研究者 Rees 和 Monrouxe 提出了一个新颖的问题:学生、病人和医生是如何在病床教学中利用幽默建构或者共同建构他们的性别身份的^[16]。这些研究者们都是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探讨性别差异,研究发现对男性和女性自我实现的不同预测来自于后天影响的结果,而不是生物性别的原因。

笔者以某大学学生为研究对象,采集他们的日常会话,对其中的幽默话语进行整理转写,并采用 SPSS 统计方法中的卡方检验以及让步比对幽默话语进行数据分析得出结论,探讨国内大学生性别身份在幽默话语中不断建构的过程。

2 研究设计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因为大学生人数集中,又掌握必备的技术,以年轻有文化的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笔者请 20 名来自不同班级的学生(男女生各 10 名)借用手机录音功能或者 MP4 等录音设备任意录取他们和男女同学的会话,包括他们在宿舍、教室、食堂以及参加各种活动时的对话,每次录取 1 小时左右,一共获得 100 小时的有效录音。通过对其整理转写一共获得 608 项幽默语料,女学生间(简称女女)的幽默话语一共 200 个,男学生间(简称男男)的幽默话语一共 147 个,女学生在混合性别学生中(女混)的幽默话语一共 129 个,男学生在混合性别学生中(男混)的幽默话语一共 132 个。按照幽默话语的语用功能即团结功能(solidarity-based function)、权势功能(power-based function)和心理功能(psychological function)对采集到的幽默话语进行分类。

采用 IBM SPSS21.0,用卡方检验的独立性检验来检验在 4 个性别分类中 3 个幽默话语功能的实际次数与期望次数之间是否有显著差异,由此可得出幽默话语功能在不同性别组合中是独立的还是互相联系的。再利用让步比($p/1 - P$)分别讨论 4 个性别分类中幽默话语功能使用的走势特点。

3 数据分析

利用卡方检验中的独立性来检验性别和幽默话语功能的分类标准在 $p = 0.02 (p < 0.05)$ 的显著水平上是相互独立的还是相互联系的。

首先设定零假设:这两个分类标准完全独立。如果零假设成立,那么如表 1 所示,这 4 个性别组合中不同功能的幽默话语的期望次数分布就应该相同。查卡方分布表,自由度为 $df = 6$, p 为 0.05 对应的卡方临界值为 12.59,由于检验统计值 $\chi^2 = 54.479$ 远远大于临界值,所以零假设不能成立,说明不同的性别组合和不同功能的幽默话语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

为了更好地分析性别组合中不同幽默话语功能的分布,先计算幽默话语三个功能根据性别组合不同的概率的变化,也可以得出一个大概的走势图表,如表 2 中最显著的差异就是男性在单一的男性会话时体现出权势功能的幽默话语明显高于其他的幽默,而对于女性,无论是在单一的女性或男女混合性别时体现出团结功能的幽默话语大大高于基于权势功能的幽默,其次是心理功能的幽默。而对于男性来说,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只有单一的男性的群组基于权势功能的幽默的使用概率远远高于团结功能和心理功能的幽默。而男性在男女混合群组里的团结功能的幽默话语并没体现出特别的优势。

表 1 crosstabulation(交叉列联表)

humor * sex crosstabulation						
humor		sex				total
		female single	male single	female in mixed	male in mixed	
solidarity	count	95	31	59	51	236
	Expected count	77.6	57.1	50.1	51.2	236.0
power	count	38	78	32	50	198
	Expected count	65.1	47.9	42.0	43.0	198.0
psychology	count	67	38	38	31	174
	Expected count	57.2	42.1	36.9	37.8	174.0
total	count	200	147	129	132	608
	Expected count	200.0	147.0	129.0	132.0	608.0

$p < 0.05$ $\chi^2 = 54.479^a$, $df = 6$, $N = 199$

表 2 The probability figures for overall functions(总体功能的概率值)

humor	femalesingle	malesingle	femalein mixed	malein mixed
solidarity – based function	0.48	0.21	0.46	0.39
power – based function	0.19	0.53	0.25	0.38
psychological function	0.33	0.26	0.29	0.23

如表 3 所示,再计算 $p/1 - p$ 让步比的数值,让步比概率能更好地测量变量之间的关联强度,完全独立于样本大小,并且不会受到不相等的边际分布影响。因此表 3 中可以看到两个不同性别之间不同幽默话语功能的关联数值大小,只需列出两组性别在比较时更可能使用某个功能的数值比。表 3 中女性和男性最大的差异表现在团结功能幽默话语和权势功能幽默话语。单一女性群组使用基于团结功能的幽默远远高于单一男性群组,让步比的比率为 3.41,而单一男性群组使用基于权势功能的幽默远远高于女性,高达 4.91。同样女性自身在单一性别和混合性别之间的让步比差异最大的在团结功能幽默话语上,高达 3.15,而男性在单一性别和混合性别之间比较明显的差异也体现在基于团结功能的幽默,男性在混合性别组合中和单一性别组合的让步比为 2.37。而在混合性别组合中,女性使用基于团结功能的幽默话语只略高于男性;对于权势功能的幽默话语,男性使用其功能比女性高出 1.85 倍。而对于基于心理功能的幽默话语,男性和女性在不同的性别组合中的差异都不是很大。

表 3 Odds ratios for overall function(总体功能的让步比)

humor	FS – MS	MS – FS	FM – FS	FS – FM	MS – MM	MM – MS	FM – MM	MM – FM
solidarity	3.41	–	–	3.15	–	2.37	1.41	–
power	–	4.91	1.43	–	1.85	–	–	1.85
psychological	1.40	–	–	1.20	1.67	–	1.37	–

4 结果与讨论

此研究中男大学生在同一性别和混合性别组合中建构了男性霸权身份,表现得很明显。而女大学生在同一性别和混合性别组合中建构了其女性弱势而团结一致的地位。男大学生在单一的男性群体中其霸权身份比在混合性别中建构的更为显著。同样,女大学生在单一的女性群体中其弱势而团结一致的地位的建构比在混合性别中显著得多。

男大学生往往倾向于使用具有权势功能的幽默话语,如取笑讽刺、制造冲突等,此结果与之前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17],男人借用幽默建构其霸权地位;而女大学生通过基于团结一致性功能的幽默话语产生感同身受的感觉,如分享趣事、强调相似点、取笑局外人,此结果与之前的研究结果基本保持一

致^[18],女性通过幽默话语维持她们之间的友谊^[19],同时也在幽默话语中建构了其弱势地位^[20]。对于男性来说,无论是面对同性还是有异性在场时,都在主动积极地借用幽默话语建构其优势地位,更多用负面的、尖锐的幽默话语来建构其霸权身份。而女性在同性或者异性在场时,或主动或被动地建构其弱势地位,更多借用正面的合作的幽默话语。此研究中的男女大学生在幽默话语中的建构特点与之前国外的许多相关研究基本一致,而作为新时代的中国大学生也有其自身性别特点。

高等学校是培养人才的主要阵地,大学生是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因此他们体现的语言特点也能代表当下社会的文化走向。语言和交际与其所发生的社会背景环境存在固有的关系,男大学生和女大学生在不同的交际环境中会使用不同的会话策略和技巧达到他们的某个目的^[21]。此研究中新时代的男大学生和女大学生利用幽默话语分别达到霸权身份和团结一致身份的建构。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年轻大学生,有着他们自身的社会角色和价值取向。对于大学生这个角色,人们期望的是有知识,有思想,好学勤奋,并且有进取心、同情心,同时还具有团队合作精神,能待人以礼。尽管他们是学生角色,可是他们的语言已经向社会大众靠拢,也是对整体社会的一个真实反应。而他们整体上又比普通社会大众有着更加敏锐的感知力,有着更强的个人意识,同时也具有更强的团队合作精神,还有着更强烈的个人形象建立的意识,也更能理解并不自觉地表现出了不同的性别身份。

此研究中大学生在单一性别组合中采集到的幽默话语表现非常明显,在男大学生会话中,基于权势功能的幽默占有很大的比重,在女性单一性别会话中,基于团结一致功能的幽默占有很大的比重。可是在混合性别组合中,这两个功能的比重变得很小。一方面,在单一性别时,男女大学生在幽默话语中的差异主要源于男女各自生理特点以及文化的影响,男性的雄性激素水平远高于女性,比女性有更多的攻击行为,传统文化赋予男性勇敢好强、侵犯好斗的特征,而女性刚好相反。另一方面,在混合性别组合中,男女大学生性别身份的建构特点较单一性别组合发生了变化,权势或团结一致的话语功能从很明显变得很微弱。此研究中的大学生有异性在场变化这么大,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大学生正处在黄金结交异性时期,在异性面前比较保守谨慎,以维持其合理恰当的性别身份。

5 结语

通过幽默话语这种独特的话语模式,能够比较清楚地表达个人与个人以及群体之间的身份关系。此研究结果表明:男性和女性的幽默话语的语用功能确实存在显著差异。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使用团结功能的幽默,而男性较多倾向使用权势功能的幽默。女性大学生在幽默话语中建构了亲密、合作、团结的女性气质;而男性大学生在幽默话语中建构了竞争、激进、具有挑战性的男性气质,不论女大学生还是男大学生都在或主观或客观地建构自己的性别。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身处思想先进开放的大学校园,引领着时代的潮流,但其性别意识的差异依然存在且很显著。此研究能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社会性别之间幽默话语的特点和差异,促进交际的顺利进行。通过对我国新时代大学生语言特点的分析了解,能一定程度上消除人们的性别歧视,并对社会现实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还能帮助人们认识社会性别不只是个人的基本属性,更是在社会活动中不断被建构形成的一个漫长的过程。

参考文献:

- [1] Fishman P. Interaction: The work women do. In: B. Thorne, C. Kramarae and N. Henley, eds., *Language gender and society*[M]. Rowley, MA: Newbury, 1983.
- [2] Cameron D. *Working with Spoken Discourse*[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1.
- [3] Crawford M. Gender and humor in social context[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3(35):1413 - 1430.
- [4] Lakoff R. *Language and woman's place*[M].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1975.
- [5] Grotjahn M. *Beyond Laughter: A Psychoanalytical Approach to Humor*[M]. McGraw, 1975.
- [6] Kramarae C. *Women and Men Speaking: Framework for Analysis*[M]. Rowley, MA: Newbury, 1981.
- [7] Kessler S, McKenna W. *Gender: An Ethnomethodological Approach*[M]. Wiley, New York, 1978.

- [8] West C, Zimmerman D H. Doing gender[J]. Gender and Society, 1987(1):125 – 151.
- [9] Crawford M, Gressley D. Creativity, caring and context – women’s and men’s accounts of humor preferences and practices [J].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1991(2):217 – 231.
- [10] 苏红. 多重视角下的社会性别观[M].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4.
- [11] Bell D N. Responses to incomprehensible humor[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3(57):176 – 189.
- [12] Ritchie L D, Schell C. “The ivory tower” on an “unstable foundation”: playful language, humor, and metaphor in the negotiation of scientists’ identities[J]. Metaphor and Symbol, 2009(24):90 – 104.
- [13] Richards K. Professional orientation in back region humor[J]. Text & Talk, 2010(2):145 – 167.
- [14] Bucholtz M, Skapoulli E, Brendan J, et al. Entextualized humor in the formation of scientist identities among U. S. undergraduates[J].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ly, 2011(3):177 – 192.
- [15] Dyck T H K, Holtzman S. Understanding humor styles and well – being: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gender [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3(7):53 – 58.
- [16] Rees E C, Monrouxe V L. “I should be lucky ha ha ha ha”: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identity and gender through laughter within medical workplace learning encounters[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0(42):3384 – 3399.
- [17] Wu C L, Lin H Y, Chen H C. Gender differences in humour styles of young adolescents: Empathy as a mediator[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6(99):139 – 143.
- [18] Christov – Moore L, Simpson E A, Coudé G, et al. Empathy: Gender effects in brain and behavior[J]. 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 2014(46):604 – 627.
- [19] Coates J. Women, Men and Language: A Sociolinguistic Account of Sex Differences in Language[M]. London: Longman, 1986.
- [20] Hay J. Functions of humor in the functions of men and women[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0(32):709 – 742.
- [21] 戴玉磊. 大学生幽默风格及其与社会支持、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D]. 开封:河南大学, 2010.

(责任校对 刘兰霞)